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七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箋詩堂草部工杜
(七)

J
17.8
1.2226

魯 岑 編
蔡 夢 弼 會 箋
次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一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

百川日東流

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

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

苦一作若

何時有終極

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

國

贊公与房琯遊衍琯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賤在同谷也

還為世塵嬰

嬰累也贊公本脫俗

人今反為世塵所累也

頰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顏色憔悴

楊枝晨在手

言以楊柳枝洗

淨梵唄也濕繫經各於晨時日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為齒木乃謬說也

豆子雨已熟

豆子種之

所以供粥雨或作兩兩熟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頃叟變滅

安可

限南北

贊公自上国來同谷是自此而南然其

異縣逢舊友

南時為華州同功屬閩輔飢弃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与贊公相遇也

初欣寫曾臆天長關塞

寒

潤塞指同谷乃邊郡也

歲暮飢凍逼

一作天長關寒遠歲暮飢寒逼

野風吹征衣

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古贊公而執別而為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

欲別向曛黑

曛一作馬嘶猶戀故歸

作昏曛日入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馬嘶思故樞

樞一作馬嘶猶戀故歸

鳥盡歛翼

歸鳥猶得斂翼况遊子不獲休息乎

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來聚散之地纔經宿昔已荒為荆棘矣蓋夔兩京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嶺山之亂蓋生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

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

行各努力

發秦州

乾元元年甫敗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乾元二年弃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

紀行詩十二首趙使云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劔門公在同谷崇次蓋不盈月

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李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

土詩適彼樂土無衣思南州

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趙使云天水地寒田瘠

於同谷而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蜀北秦南蓋有地視同谷為西南州而多南也秦州記曰度研隴无蚕桑八月乃麥五月

乃陳謝靈運詩南州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氏道養水出此注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

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清水縣蟻家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照登京峴詩孟冬十月交殺氣隱欲終天

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况聞山水幽水一作東

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川同谷縣魏正始中改為栗亭縣今成州栗亭館也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薯蕷一名芋可食江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山巖穴中

蜂房之蜜也張華博物志遠方正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巉巖石壁非攀援所及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又有木蜜懸木枝作之有

土蜜於土室中作之出於晉安檀崖者多土蜜出於東陽者多木蜜出於潛懷安陽者多崖蜜陳藏器云此乃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温

多在木中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室房者嚴益以長竿刺令蜜出盛取之圖經云宣州有黃連蜜雍洛

間有梨花蜜亳州大清河有檜花蜜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

舟漢志秦州大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雖傷旅寓遠傷

湖水冬夏无增減因以名焉詩方之舟之

作庶遂平生遊漢源之地向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况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

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薯蕷崖蜜冬笋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

憂夫一澗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作大惘然

難久留惘一作澗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况甫平昔心性懶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足砂石

之田最為境墾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為久留而去之同谷也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古詩兩頭纖新

生磊落蒼蒼茫茫雲霧浮庾信詩蒼蒼雲霧浮大哉乾坤內五道

長悠悠言天地雖厚而五道凋喪若无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十道志在成都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李陵詩遊子暮何之豈但歲月暮重

來未有期蘇武詩相見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難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我車已載脂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轄山

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地按

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按集公有赤含西崦人家詩云踰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

茲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善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

无所追來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

路永為高人嗤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為後世嗤

鐵堂峽鮑欽止云此篇雙声疊韵体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縹普沼切緲弭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破形藏

堂隍謂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壁色立積鐵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徑

摩穹蒼蒼蟠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石與厚地裂脩織無限竹限

作嵌空太始雪嵌上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威遲

哀壑底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殷仲文詩哀壑可虛北徒旅慘不悅作

徒懷松栢悅

水寒長冰橫

潘岳賦長冰積露

我馬骨正折

詩我馬瘠矣陳琳飲馬長

城窟行水寒傷馬骨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

肝肺熱

抵奔也弧矢言盜賊只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匪抵奔不成家計故憂而內執也

鹽井

漢書蜀多鹽井羅漢有鹽井賦公孫述傳蜀有魚鹽銅銀之利注蜀有鹽井蜀郡賦家有鹽泉之井又續以鹽池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鹽博物志臨邛有火井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煮之不過三二斗劉涓子注蜀郡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所唐明皇時

成州長道有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蜀道陵綿資盧菜梓遂閬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百八貫又唐志成州寶應元年徙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

鹵說又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

官作既有程

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

煮鹽煙在川汲

官作自有程至案諸汝聲

井歲捐捐

捐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爲圃鑿井墜而入抱甕而出灌捐

出車日連連

言運載不輟也

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擗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擗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六千

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

君子慎止足

君子足則知止也

小

人苦喧闐

愈貪也

我何良歎嗟

良乃良父也

物理固自然

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碇

破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

邁遠行也悄悄憂也詩行邁靡之又憂心悄悄

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

雲門亦秦地名

積阻霾天寒

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為霾

寒碇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

南發秦州正當十月故云漢源十月交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又云况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

瀾

沂逆流而上也公順流而下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野人尋煙語

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語則知路

瀾

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

野人尋煙語

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語則知路

火行 子傍水餐

言人煙疎闊也

此生免荷及

荷胡可切負也及庸味切古今注戰

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与及

未敢辭路難

甫難行路之難猶愈於荷及之夫所

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謂避閔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

勉強

終勞苦

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

神傷山行深

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也

愁破崖

寺古

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嬋娟碧鮮淨

鮮一作鮮謂竹也吳都賦擅繁嬋娟

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婢娟詩謂竹月人也

蕭瑟寒籟聚

瑟子六切又所隔切蕭瑟即蕭瑟也盧子諒詩城旁葉

零洄洄山根水

山一作石

冉冉松上雨洄雲象清晨

洄與

言曉雲浴洄而濛籠也

初日翳復吐朱蕤半光烟

烟古迥切光也

可數

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

柱策忘前期出蘿

已亭午

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

冥冥子規叫

子規即杜宇也

前注微徑不復取

甫雖欲少憇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况徑陌微窅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天下山淮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此而之南也

岡巒

相經二雲水氣參錯林迥破角來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

窾壁面削窾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狹面前山峭如削壁然也磳西五里石磳與溪同五里乃石

名也縱橫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

野後漢季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俯恐坤軸弱坤軸即地軸也恐弱不能

載若石以其石之高故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魑魅嘯有風魑丑知切魅

鮑照蕪城賦水懸山鬼野鼠城狐風嗥兩嘯昏見晨趁霜霰浩浩漠漠昨憶踰隴坂昨

一作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研縣

西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

拍堂圖成皇有閔鄭之武牢也東笑蓮花甲華山有蓮花峯見北知崆峒

薄崆峒山名見聊超然侔壯觀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已謂

隱寥之廓隱一作覈曹植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冥數一作

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山其勢皆雄峻雖蓮花峯崆峒山北之尤為甲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尺使我嗟歎冥冥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 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沮縣茹切洳羊恕切沮洳淤濕也棧士諫切又土限切棧道編竹為

閣道謂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

暮慘澹 言屯兵於此旗竿暮豎其色慘澹也 風水白刃澁 澁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為風張舟行險澁

如白刃 胡馬屯成臯 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臯鞏洛之間也 防虞此何及

成臯而官兵防備於此詩何嗟及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 苦含切

熊罷咆我東 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各壑尔雅釋獸罷似熊黃白文 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我後鬼長嘯我前戒又啼 戒音輕

捷善緣木猿狖之類或云戒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天寒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為卧褥鞍坐檀之用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子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悲歌

上雲梯上一作抱為官采美箭亦雅而南之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

為范陽節度使齊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劔南之州也窮於揚國忠國忠為劔南節度使二子為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為之采尺百

姓舌之奈何漁陽騎颯颯驚丞黎或作驚關西祿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寶十

四載以討國忠為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白日遶隱見遶待禮切更也

見形旬切視也言日颯颯林響交颯踈鳩切風貌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

作鳴秦州又旅泊吾道窮窮一作衰衰年歲時倦衰老之年况當歲暮

倦之時是以行役小居尚百里百里乃休駕投諸彦諸彦指邑

有佳主人情如己會面言眷愛之情來書語絕妙遠客

驚馬深眷遠客甫自稱荷諸彦眷頌食薇不願餘左思詠史詩

願餘貴足不茅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委草創民未安居

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濫非一時濫乃挺切淖也

版築勞人功昔傳說版築傳岩即此地蓋為水所傷不畏

道途永途求一作哀反將汨沒同遠一作乃謂不怕道途之

汨沒於泥淤也白馬為鐵驪白馬過山翻為黑色小兒成老翁

小兒經此輕捷無所哀猿透却墜猿一作猿猿墜於此死鹿

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

者須是防護無為忽濠而汨沒於泥於也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

上憶吹簫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

亭亭高貌酈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

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

北對西康州

此謂之西康者

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此郡後魏置南康州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

初發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

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蓋公所作因事感發託興高遠意以漢為不足錄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與王道自文王既

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為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

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為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注鸞鸞鳳之别名也春秋元命

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風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鸞

驚鳴

岐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

上頭

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

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

啾一母將九雛

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

求

炯戶頂切光也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

實不食非體泉不飲立英疏鸞鳳之屬亦言鳳王也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所重王

者瑞

重直用切尚書考靈曜曰明王之治鳳凰下之山海經丹定之山有鳥名曰鳳凰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靈瑞應圖曰

鳳王者之嘉瑞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敢辭

微命休

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者為天地万物父母賢者賴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是以飢寒日

啾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此王者之嘉瑞

者非有道之

坐看綠翻長

長如字

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一依圖識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二元苞浴水之上与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苞石室名也又曰

堯坐中舟与太尉舜臨

飛下十二樓

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應劭注崑崙玄

圖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崑崙之城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圖以奉至尊。奉一作獻至尊天子也。圖奉至尊為治世之具也。鳳以垂鴻猷。猷

大道也。風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賜文曰信。帝王世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

信義膺文曰仁義。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倉頡

別外之辭也。此乃孔子羣盜何淹留。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復尚縱橫乎此用所以

威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尔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所作。同谷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同谷圖經隋平仇地。氏建康州

于同谷西康以別南康李薦師友論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

同谷屬成州。白頭亂髮垂兩耳。乱一作短髮過耳言其短也歲拾橡栗隨

徂公。橡似兩切橡實也。徂子餘切。依屬食橡栗也。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徂公之比乎。後漢李恂拾橡

實以自資。晉虞贊流離鄩杜間轉入南山中絕糧拾橡栗而食。列子黃帝篇宋有徂公爰徂而養之。先誑之曰與君芋朝二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
亭栗也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陸德明音義狙公老
猿也廣雅云狙欲猴也司馬云芋橡子也

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故指京城為中原甫家京兆杜鄴自賦

亂以來家信不通故云無書歸不得也手脚凍皴皮肉死皴七倫切皮折裂也嗚呼一歌

兮歌已哀已一作獨嗚如字荒胡切歎辭也夢弼攷之字書於鳥鳥三字通用嗚呼嗚呼乎五字通用詩烈文曰於

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宰引詩則曰於戲前王不忘傷曰於乎小子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可以為於乎也

前漢載三王策文則變於戲為嗚呼至於王莽九錫文曰於戲豈
不休哉又於戲字顏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黃韻於字注云古作

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為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注於戲歎美之辭見爾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

亦皆可相通也悲風為我從天來天一作東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為生天為之感動况人乎

長鏡長鏡白木柄鏡鋤銜切又士緘切廣韻吳人云犁鉄又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顏之推訓俗音字鏡

仕衫切即鏡也俗謂之地鏡又仕監切我生託子以為命按鏡以鉄為槩以木為柄所以掘地種植乃生

死所係故云託子以為命也黃精無苗山雪盛黃精无苗言其飢也廣雅黃精龍街草也本草黃精

黃精無苗山雪盛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土知余謂陶說非是當以黃精為正按集有泉眼詩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短衣數挽不掩脛衣不至脛言其

寒也甯戚叩牛角歌此詩與子空歸來空或作同非也是時同谷艱食甫荷錢而

採黃精以雪盛无苗男呻女吟四壁靜如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中无所有男呻

女吟飢寒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作隣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為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趙使詩史云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它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劔外

有占歸草堂曰父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荆門詩系云第二弟豐飄泊江左又有乘兩人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各瘦何人彊謂兵馬之乱各為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礼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

賊感其意生別展轉不相見梁府七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路長胡塵謂祿山之乱東飛駕鵝後鵝鷄駕古呀切鵝七明切由切鷄七明切

廣雅鵝鷄倉鵝鷄也方言自閩而東謂之鵝鷄或謂之鷄鷄音何又音加吳都賦鵝鷄鷄鷄劉淵林注鵝如鷄而大長頸赤目其尾避

水毒好啗蛇尔雅鶴麋鴝郭璞注今呼鴝鴝蓋鴝類也陶隱居本草
鴝鴝大於鴨似人家蒼鴝鴝鴝鴝鴝九頭詩有鴝鴝在巢毛長傳禿鳥

也安得送我置汝傍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又得舍弟消息詩

云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亂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託言欲跨駕鸞鷲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荆樹色与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无処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余收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国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

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良人早歿諸孤癡釋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駛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時甫妹在淮南也十年不見來何時時一作遲

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扁舟欲往箭滿眼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

元張嘉延據州作乱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

為我啼清晝閭里為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為極

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猿昼鳴甚清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猿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嘗有客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蒿古

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一漢蜀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白狐跳

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遙游蓋狸往東西跳梁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

武都之山黑水出馬有玄狐蓬尾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

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乃感盈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竟招不來歸

故鄉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竟辭去鬼兮來歸此云竟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一而竟夢未嘗

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古木龍從枝相

樛龍盧紅切從子紅切樛居蚘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十音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隈蹇連蹇兮枝相樛山氣龍從兮石嵒岈洪慶善補

音龍力孔反從音總

木葉黃落龍正蟄

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皆墜其戶

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

蝮蛇東來水上遊

蝮芳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借即導位

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亦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白

頭足貼著

尖人犯之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拔劍欲斬如高

祖斬白蛇以吳赤帝之子故也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

思相使切一作怨遲

溪壑為

我迴春姿

猿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龍蟄

而蛇遊時之乱甚矣

數无力以救之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

三年

飢走荒山道

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一年矣餘見前

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肅宗中與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勲舊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

山

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

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使云七歌其一惜身窮其二

相家窮其言愴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夜窮谷其六曠
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卿相恨未為臯嵩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方丈潭方丈山登兩山危立下堪寒碧

清溪含真漠

含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鶴刻公方丈潭詩曰清溪含真漠倒影垂澹澹出入巨

瓜礙何當暑天過今本

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

方丈潭龍之所蟄集

有同谷歌曰南有龍芳在山欲是也

窳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

跼步各功垠堦

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踏然蓋言其險也西京賦靈囿之中前後无有垠堦淮南子出於无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鐳古字通用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

却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

相對如削成然而贊乎清虛也特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鴻嘗有詠

公同谷錄次曰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孟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竹空勤舊山隅鴻曰方丈潭在

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高立千仞

倒影垂澹澹

澹澹作類並徒對也澹澹猶淡沓也

臨水而山籬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蒼與輕卒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

也或謂澹顯瑤池也黑如灣環底如黃作知陳清見光炯碎炯古迥切光也

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帷一作帳陸士衡詩密葉成翠

寒木壘旌旆壘一作壘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遠川曲通流謂仇

與此相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言源泉由此流洩也造幽無人境

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

閉藏脩鱗蟄趙使云是時深冬而龍蟄也出入巨石磯石一作瓜何當暑

天過一作何事炎天過淮南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快意風雲會

藏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為恨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璉詩欲因風雲會

濯真凌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屬劔南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紀行十道志同谷

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聖賢指孔墨及於歷聘也突竈也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无暖次發也

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暖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况我飢

愚人

作夫馬能尚安宅

昔聖賢如孔墨猶不免栖人况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

居同谷兒女至有餓等奚為不始來茲山中

休駕喜地僻

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瀕於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

南奈何於口體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

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月至成州城故詩仲仲

去絕境

如為物所衝也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芳在山歛是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迴首虎崖石虎崖一作白崖白崖山名在同

谷迴首尚有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

交情無舊深一作雖無舊深知一作魚舊情深知甫謂詩同谷縣官數子雖新相知傾蓋便如舊契也窮

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屈偶值棲道迹謂遇勝境即棲息初不問

久暫也郭璞詩山林隱遁棲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翻林鳥尚得休憇而甫奔走无定

居反有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惜別之情必迫於冠擻而迁也按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來无人

境今代橫戈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木皮嶺在夔州賈耽皇華四達記木皮嶺在栗亭東

首路栗亭西首讀去聲謂命車向西行也顯延年北使詩首路踟躕險難按地理志栗亭在同谷郡東十五里尚

想鳳凰村在成都東南季冬携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蜀門

即劔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畿安祿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千巖自崩

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岸屢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

山借稱帝號也後漢張昶華山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塞悉側切大明謂日以喻

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犯國紀而蒙蔽於君也

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再謂水之

聞虎豹闕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招隱士虎豹闕兮能罷咆屢蹈風水昏險阻難

行也也高有發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轅短一作斷下有冬青林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

繁潤聚金碧氣影碧雞倏忽而曜儀清無沙土痕此

照寓意玄宗在蜀而有靈芝草金碧之氣薦瑞于此也憶觀崑崙圖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

存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對此欲何適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玄圃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往南墜形訓懸圃闔風在崑崙閭闔之中

默傷垂老竟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言陸路險阻可畏遂辟之而泛江也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差初加物差他緩進貌

渡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

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

杳窅入雲漢

杳一作窅

馬向北嘶

云胡馬嘶北風

山猿飲相喚

言猿尚求侶甫與兄弟隔別反不若

白灘漫漫

漫讀去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々

迥然洗愁辛

迥一作倏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欽崙

欽音欽崙音吟張衡思立賦慕歷陵之嶽欽注山貌

洪濤越凌亂臨

甫遭亂離故志於羈旅奔走具以有

風獨回首攬纒復三歎

范滂澄清之志奈何時不見用亦止

於再三皆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

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作動大江動我前

洵若溟

作當

水會渡

會一作回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如勞切刺船竹也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既畏舟就

陸復陟万盤之艤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眾星乾乾音

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慙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苟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古詩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

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敵疎林林一作竹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齊物

篇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万竅怒號歇鞍在地底言下閣道而少憊也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

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爲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

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

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

道

作閣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

言可避亂也

水清至多魚

家語入官

謂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

好鳥不妄飛

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

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

巨猾何時除

謂安要緒尚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亡墟成

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

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隋煬

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為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

長風駕高浪

高一浩浩自太古

浩々皆讀上声水貌

危途中紫盤

一作危途

仰

望垂線縷

喻閣道之細也

滑石欹誰鑿

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

浮梁

裊相柱

柱誅縵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

目眩墮雜花頭

風吹過雨

一作過飛雨滑石之款浮梁之裊皆進行之地故目生眩頭生風矣

百年不敢料一

足

墜那得取

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

飽聞經瞿塘

瞿塘峽在峽州

足

見度大吏

大吏嶺在慶州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數其所切計也瞿塘

之峽大吏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

一作冬季日已長

山晚半天赤

謂反照也

蜀道多卓花

江間饒奇石

江文通詩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

曾與層同謂閣道跨于層

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

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

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暝色

帶遠客

謝靈運詩林靜帶暝色

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

信甘孱

懦嬰

孱山切懦奴弱也

不獨凍餒迫

甫感此絕異之亦傷為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

優游謝康樂

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与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

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

吾衰未自由

由一作安

謝爾性有適

頗有一作

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帶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

桔居胥切寰宇記龍州濟順朝本張惡子戰死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

州桔栢津則知桔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栢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氏羌之境漢開

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鍾會伐蜀姜維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

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流之津駕竹為橋以渡之也

竿

濕煙漠漠

一作竹竿

江永風蕭蕭

戰國策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連策

動嫋娜

窈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果益記

征衣颯飄颻

窈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果益記

急流鴛鴦散

鴛鴦抱切鴦五歷切水鳥或謂鴛鴦

絕岸鼉鼉

驕

或謂鼉鼉喻橋梁也

西轅自茲異

謂整轅西

東逝不可

要

要與數同謂東行可

高通荆門路

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荆州記郡

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一山相對楚之西塞也

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眇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前登山

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峯亦曰椒廣雅土高四墮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劔門按地理志劔州劔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梁亦名大劔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有劔閣即張

載依銘所蜀都賦緣以劔閣劉淵林注劔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

蜀之險隘蜀王先從開明上到蚕叢積三方四千歲至秦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失流入至劔門箕踞四顧大

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劔閣道

酈元水經注曰大劔戍至小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路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

門環于蜀都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亡劔門天下壯門

作閣言山石廉利如劔乃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

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一山

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劔門魚抱西一夫怒臨關關一百萬

未可傍

傍一作仰傍近也蜀都賦一人守隘乃夫

珠玉走中

原

珠玉陳鮑皆作玉帛岷峨氣悽愴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路

三皇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

能述

職貢道已

喪

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二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

奉中國魚然職貢而太古得木之大道已喪矣方秦之鑿一山之氣為之斷絕可令人悽愴是以玉帛始走獻于中原矣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王于况反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謂公孫述劉

吾將罪真宰

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意欲鏗疊

障

鏗楚產切平鐵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戰鬪誰肯廉窳而不爭乎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

中國有亂起而據之原夫爭端皆由真宰自剖判以來有此危岌也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默一作黯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

張而默為國家之慮也

鹿頭山

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闕以

鹿頭
為名

鹿頭何亭亭

亭亭高貌

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

南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乃至鹿頭山已斷絕下

遊子

出京華

一作咸京遊子甫自謂也

劍門不可越

張孟陽劍閣銘推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

仍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遊成都山鎮重復險阻艱難

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間君見切昔魏只蜀二分天下

天下今一家

謂肅宗中只天下已一家矣記禮運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雲端失雙闕

雙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皆為臣屬故所潛擬天子之闕不復

見矣或曰雲端自有以劍門鹿闕之險果何用哉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元

碑即元切碑元

貌有文令人傷

文一作才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章比是顯用於漢用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

遭其何處埋爾骨

左氏傳吾收爾骨焉 紆餘脂膏地

紆餘屬遠貌言成都之地肥沃

也慘澹豪華俠窟

謂此地山豪華之士負持豪氣俠助人之急難也郭璞詩京華遊俠窟

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

此州最為難治儻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掣肘於朝廷安能鎮

此冀公柱石姿

冀公乃僕射與國公義昂也吳志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論道邦家活

周官茲維三公論道經邦

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

是時冀公以三公論道之職復有柱

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人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鬢鬢桑榆日

桑榆謂暮景也桑榆乃桑肥之木喻老年將衰朽也陶潛歸去來詩景翳々以將入顧延年秋胡詩

日暮行來扁物色桑榆時

照我征衣裳

日薄桑榆而其光鬢々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

居西內也阮嗣宗球懷詩灼灼西顏日餘光照我衣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成都偏在

西故云一方古詩各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

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見蒼舊老但觀新少年

未卜見

故鄉

故鄉謂長安也

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

去日黃魯直作日月

曾

城填華屋

曾与曾同填陟刃切完也或曰填音田滿也言豪家多也淮南墜形訓崑崙墟中有曾城九重

季

冬樹木蒼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劍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喧然

名都會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聞笙篁間居覓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信美

無與適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云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

梁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翻車峴詩四望極川梁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鳥雀虫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杳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初月出不

高喻肅宗初即帝位也衆星尚爭光喻史思明之徒尚與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裴冕尹成都甫

是以卜居於院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

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雋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引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西

郊向草堂

裴冕鎮成都為甫卜築草堂於西郭院花溪上

市橋官柳細

後漢公孫述傳述寡敢死

士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

有石犀華陽國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蜀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

名江路野梅香

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

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

囊

檢或作減非是

無人覺來往

竟一作競或又作与

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崔公漪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為戲也

謫官樽俎

定常開

官俎

作酒

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在潯陽郡按荆州記江出岷山其源

若甕谷可以盪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為与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与洛水合東北至巴

郡与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与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与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日烏江二日蚌江三日烏白江四日嘉靡江五日岷江六日源江七日稟江八日提江九日苗江

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印云九江禹貢在荊州

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在荊州按諸宮故事宋臨川

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
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眾梁萃一柱鱗角類事江陵臺甚大
唯有一柱眾梁共之梁劉孝綽江津寺劉
之隣詩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
懷以相
待也
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切故馮錦水將双淚好向
瞿塘灩澦堆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
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劔南節度使右揆冀國公裴冕為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君焉詩所謂主人謂裴
冀公或以主人為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
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奇題江外草
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宝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疏一作之主人為卜林塘幽並見已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蛚齊上

下崔豹右今注蜻蛚一名一雙鷓鴣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鷓鴣水鳥毛有五

色食短菰常在蝶色青而大者是也東行萬里堪乘興蜀有力里橋在浣花溪東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
須向山陰上小舟
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舟撐舟經宿方至造門而反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乃一作及隨風潜入夜潤物細

無聲
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然飄風暴兩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潜入夜潤物

細无声為佳矣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

錦官城
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綉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階兩詩瀟花枝竟重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
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

難一作籬鸕鶿鷺鷥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鸕鶿鷺鷥見水

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
禁當蜀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

伴解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藥裏江濱裏一作裏行步艱危實怕春實一作實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

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塵所舍商賈之端列隊百重

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網麗星繁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網麗星繁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

酒開金盞蓋一作鑽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喚取佳人舞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為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索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

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

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少湏顏色好

多謾枝條賸賸與刺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

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

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者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惜樹霜露未能移還思

照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鷓鴣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至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翻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眾眼驚。稻梁露汝在，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

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楹字，惟蜀中多此木，謂之蜀人相傳以爲宜切，按王荆公絕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楹

者與移字同，押則知立宜切，爲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楹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楹木，裁詩云飽聞楹木三

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鐘籠暫止飛鳥

將數子，止一作下，古今注烏孝鳥也，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嬾舊作慢，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傳重賢用

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 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漢管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龍畝好為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庐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中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其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按集公有詩云君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國志成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涎能鮮明錦絲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監官鐵官橋官一曰蜀城江山明媚錯華如錦曰錦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

映堦碧草自春色江文通別賦春

隔葉黃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古詩黃鳥鳴相

追咬二弄好音王僧三顧頻繁天下計使亮表頻繁省闕出

兩朝開濟老臣心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

出師未捷身先死捷一作戰長使英雄淚滿

襟諸葛制八陣圖破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謂有肺疾也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詩賓之河之干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麈尾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謂有肺疾也臨江卜宅新謂結草堂以喧卑方避

俗古詩喧卑踈快頗宜人江摠詩山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言蔬不多為客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愈微出於力之所致謝靈暉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謂結草堂于院花溪上无塵俗之氣也

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

落一作墜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

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帝遂從之

梅雨

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厭水

怪因以名縣今四月熟黃梅

周處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黧埤雅江湘二浙四五

本犀作西非是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

淇湛長江去

詩湛二長江水

冥冥細雨來

楚辭屈原九章雷填二兮雨冥二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楓葉疎
二江水平

茅茨踈易濕

謂以茅茨
覆屋也

雲氣務密難開竟日蛟

龍喜

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外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

盤渦與岸迴

渦鳥木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回狀者故與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

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

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五畝

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

地僻嬾衣裳擇柳枝枝弱

擇許居切字正作柞柳唐願陶次揚柳

枇杷

樹樹香

樹二唐願陶作對二

鸚鵡西日照曬翅滿魚梁

此詩梁田舍在清江

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柞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鸚鵡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没中洲

爾雅釋水水中
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

容易拔船頭技一作挨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指浣花溪也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一作歸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

為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戲者稚子敲針作釣鈎此南

肅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載木為碁稚子敲針作釣鈎此南

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云多病所須

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害屬守水作石犀五枚一枚置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劉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蹠有二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

謂甫止言二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縣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冰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肩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天生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襄陽白銅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蜀酋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因王與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今年灌口損戶口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事或恐為神蓋

李冰刻石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於益李暹謂王道正則百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江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蓋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无作神蓋

終藉隄防出眾力

終藉一作幾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比日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

然先王於旱乾

之時必與工作為隄防以禦其溢此正道也彼石犀之說詭怪不經果不足与語人事之修其缺不足信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察側界功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无洪

濤之災矣晋木華海賦昔在帝鳩巨唐之代天綱倖隔為彫為察洪濤闌汗万里无際

安得壯士提天綱

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騰

再平水土犀奔茫

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

遁不敢倫乱于有值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

石笋行

蜀翁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以珠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俯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言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鑄四字曰獨獸燭燭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花賢詰其所司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燭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燭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燭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燭字可記主其稼穡充溢民物富瞻悉以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爲定燕所偏斜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躡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二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躡

陌一作街躡祖

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吳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笋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

古老相

傳是海眼老一作來又作遠苔蘚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笋二尺每夏月大雨
往往陷作土穴海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屢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報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四

方之人有來觀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笋真珠發基也昔

者則奇而怪之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

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

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兩過必此事恍惚難明論

有小珠或青黃如栗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此事恍惚難明論

恐是昔時御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大

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

錯迥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駿奔詩駿奔走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

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兩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埋翳兼為波濤所留之

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綠節謂為海眼

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觀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國家

之大軀而已晏然處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識

祿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宝末年之禍然其誣辭謬

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有

神靈以厭水沙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弃天外使人

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

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一人投之遠裔則天寶之禍庶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只農事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荆人鬻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

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字禪位于開明并西山隱焉時適三

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

皆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為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鳥之比乎餘見題注

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雛之他巢百鳥為飼之

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

號平聲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毀羣臣趨

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杜鶴蜀帝也國亡身死然而化為杜鶴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為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悒悒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幸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攢躑躅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蠱蟻豈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

前一作去

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欽止云崔孟傳所書山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隣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霍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揚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

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屬

盤屋千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自說二女齧臂時

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姊

弟少貧織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迴頭却向秦雲哭

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山師古云祿山亂百姓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賊困蜀亂勸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

驍堅堯切

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

擾時天子命陸贄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殿前之兵搖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

賀知章字季真吳興人誕放自號四明狂客

號爾謫仙人

子榮本事集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
稱數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

金貂換酒 筆落驚風雨作鷺一 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

盡醉而歸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

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鑿殿奏頌一篇賜食帝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

為調羹召供奉翰林 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 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

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 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

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 白作樂章贈以錦 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

袍又見宋之問傳 衣名為朕知 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 乞歸優詔許

置于金鑿殿 天寶中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 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

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 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

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季輩論文入酒

壚又云昔者與高李 晚登單父臺是也 未負幽棲志言欲 兼全寵厚身言白

寵眷今被讒厚是故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微隱以全其身也

夜言白昔與甫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按

兔園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

是也行歌泗水春言白昔與甫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大道言其才大

屈善無隣言其道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白之後似禰衡也諸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

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筐坐而弦子貢往

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孝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貧也稻梁求未足言祿未充其志反意茲謗何頻於

也非病也記切改養里切本草又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

種還人諧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承王璘反而諧者以白為參屬

而與謀故甫取五嶺炎蒸地白被諸流夜郎地與廣南五嶺相

喻白之遇謗也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桂陽

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張海之比古荒服秦置

三郡漢分九郡日南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三苗之竄為比

鳥白之遭貶故比之賈誼為長沙王太傳有鵬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贖獨泣向麒麟白之不遇

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齋祥記麒麟者蘇武毛之長仁獸也壯曰麒麟曰麟牡鳴曰遊聖牡鳴曰歸和

先還漢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擢節不屈而還漢此以武比白則先還也

黃公言事秦

黃公四皓之徒

游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黃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

楚筵辭體日

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楚元王不設

體而辭

梁獄上書辰

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鄒

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此言白用蘇武黃公

穆生鄒陽取以為法必不黨於永王憑誰將此義為之陳列于帝前也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不与白雪明其罪故

甫欲乘槎為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是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何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

乘槎一問律是也

狂夫

唐舊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真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

一作新

百花潭水即滄浪

成都記杜負外別業在百

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

翠篠謂竹也

雨裛紅蕖冉冉

冉香

裛於汲反紅蕖謂荷也

厚祿故人書斷絕

譏交態 怕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

甫之見弃於朝廷以踈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窓坐或作卧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帶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况甫於老妻稚子乎茗飲蔗漿携

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總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邾莒之食

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竟儒鬻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長

路關心悲劔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劔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劔門山勢連絡限蜀為阻片雲

何事傍琴臺

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如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賞酒

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饗琴也

王師未報收東

郡

東郡今渭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

城闕秋生畫角哀

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称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

已昔山壽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幽通賦竟覽覽與神交与精誠發於宵寐

力盡望鄉臺

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親

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

言乞養閑也詩不敢告勞

青錢

買野竹

趙使云青錢蜀人之語謂見錢也

白憤岸江臯

岸憤謂類其巾也以示懶散劉隗岸憤大

言意氣自若

愛酒晉山簡

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壽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也

能詩何水曹

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果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

時來訪老疾

負外郎文章與劉孝標並見重於世出謂之何劉

步操到蓬蒿

操悉協切殺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故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

栗一作粟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忘機也秋水纜深四五尺一纜

作野艇恰受兩三人機別本作航黃艇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

江山暮山村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作四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亂入蜀也

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父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

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陽王思禮代為河東節度使是時

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禮已薨

幾時通薊北

謂平安史之亂

也當日報閔西

謂長安以西也

戀闕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屈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

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成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嶺宜人獨桂林史記秦紀

郡龐嶺臨賀前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始皇略地為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

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賈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賈禺即今之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梅花萬里外大庾嶺

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惟柳象州最多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詎長安

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是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言邦人稱羨之也詩

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此之也遠附白

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終多喜新而厭故也

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弟唐志唐興屬遂州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寶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時祿山陷兩京唯蜀偏遠獨無恙也劍外官人冷言主簿之仕於劍南為冷落之官也唐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

域梁州自劔閣而南分益州是為劔南道也

關中驛使踈

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關中者秦川西以關隴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及其地

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

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乃從縉劔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

按王維文集十秀才迪是也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

限一作恨言秋木枯僵也

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

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登臨

憶侍郎

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

老夫貪佛日

佛一作費非是

隨意宿僧房

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曰大悲滅一切聞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曰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
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返照夕陽也

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

闕古鷓切闕寂

僻靜也易闕其戶闕其無人注闕寂也

故人相見未從容

從容疑曲也

知君苦思

緣詩瘦

思去聲

太向交游萬事慵

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

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

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李羅張之但得一隻烏焉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周

南太史公

甫自謂留滯也司馬迂傳太史公留滯周南

神僊方有數

以王喬有神仙之方故用

比王明府也

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

張協賦老馬偏其菊秣

鷹馬愁怕

苦籠

王祥詩鷓鴣怕苦籠

看君用高義取與萬人同

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驥

之思旅愁鷹之怕籠唯明府之高義
有以青嶺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

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

冬來只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

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行李使人義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生早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蓋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寬

豈一作有甫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寬其愁故繼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有致稻梁之語致稻梁也

寄賀蘭二銘

銘息廉切

朝野歡娛後

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乾坤震蕩中

明皇時承平日久任

用蕃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

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

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

頭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

異域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荊州為南都號曰江陵

府官吏制置同京北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

眾以建荊州為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荊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極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如西極存

西極指荊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時危當雪恥

雪恥也取計大豈輕論南譏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國取也

從之於是荊州號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按東方朔傳欲陳太階六符應

江陵以譚為尹

劭曰大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
終愁萬國翻

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
猶存終必翻覆方國也崔遠詩萬國尚翻驅
牽裾恨不死甫根不能

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
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

入內毗隨漏網辱殊恩甫言房瑄不宜廢爾宗怒欲終罪甫以
而引其裾張鑄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

之殊恩也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哭言羣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

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遙憐湘水魂言屈原見譏於楚沉湘水
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譖言屈原於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
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

園南客居蜀薄有田風斷青蒲節言衰老如蒲霜埋翠竹根
園可耕以自給也

言自守如竹衣裳空穰穰穰汝兩切關輔久昏昏又一作
之不變也

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古京兆皆昏言寇願住長安日願住一
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

劉昭幼童傳登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幼而聰哲答曰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
光暉
明帝又以爲日近日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照北原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

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安一作夜杜陵野老

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青門

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頃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徑帶月荷鋤歸

瓜地新凍裂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凍裂甫養生之資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悖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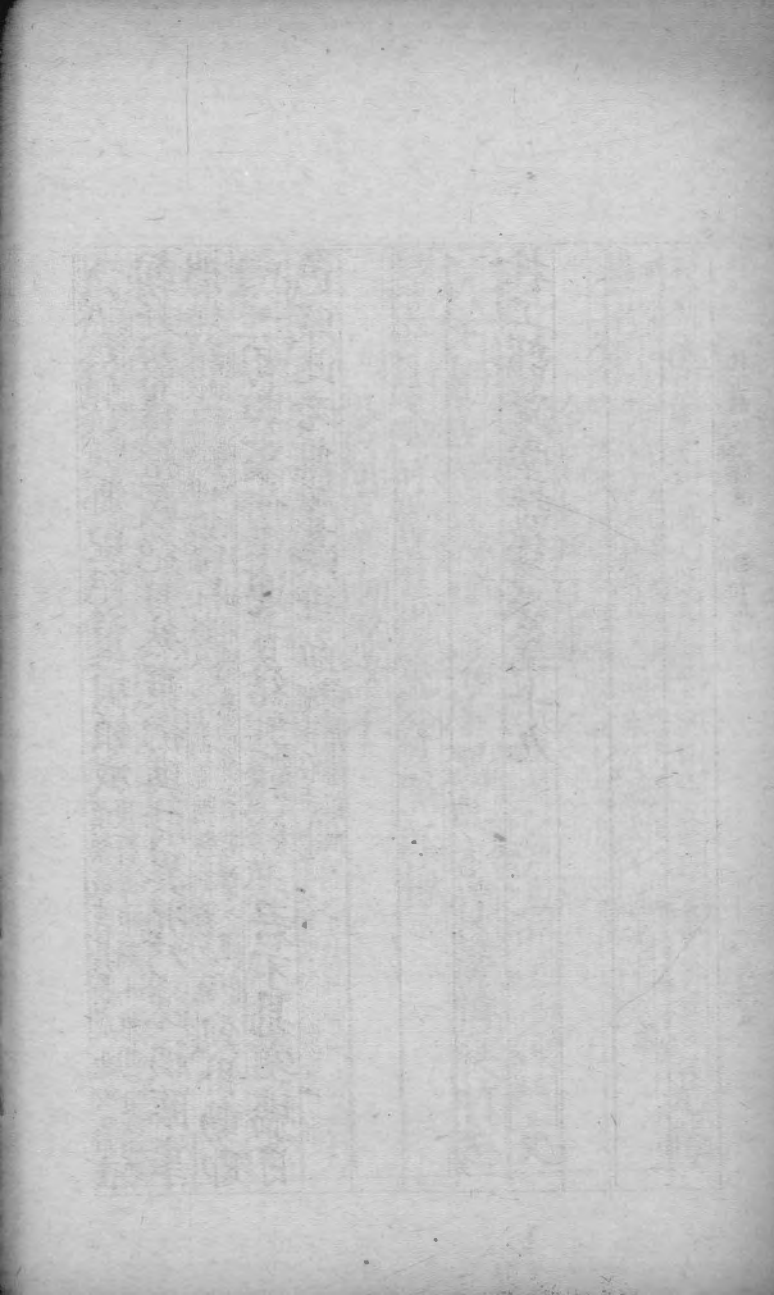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

拙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遂改節弃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此責若輩之僻也飢卧動即

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童威輦衣百結之衣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無声吞声也詩思位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

喻盜賊也

溪行盡日無村塢

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

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

山木慘慘天欲雨

病妻憂歸意急

時欲歸吳楚也

秋花錦石誰復數

誰焚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言

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速不暇數之矣

別家三月一得書

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

復歸梓時三月也

避地何時免愁苦

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

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

南將之吳楚也

西望千山萬山赤

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

樹枝有鳥亂鳴時

鳴一作棲

暝色無人獨歸客

鳥晚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歸

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

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射

射食亦切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也

安得更似開元中

中一作年鄭棨傳棨言開元初上乃精理道天

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賣糧

道路即今多壅隔

按崔嵬傳主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川

章彝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援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

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校獵亦似

觀成功

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

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籬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

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云三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

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

斃吡癸切

殺聲落日迴蒼穹

謂蒼穹

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

幕前生致

九青兕

爾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

駝駝巖巖垂玄熊

駝他閣切駝徒何切

駝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巖巖落猥切巖五毀切巖巖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能駝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

間揚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嘗奔欲地鬚鬚蹴踏寒山空六切

踏也言禽獸為之傷也南有鳥名鸚鵡鸚鵡能言鳥也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信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鸚鵡賦侍陋射

之腥臊亦何胡為見羈虞羅中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足為器用者不獵鸚鵡鳥之

勞於俎鼎微者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繫虞羅不幾於盡殺乎隋魏彥深鷹馬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東

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荆公作侯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勉章彛行田獵之禮

不當合圍殺非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彛之為太守一馬驄謂其兼侍

君子愛物之道也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劉氏河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緩珮國容袴習五馬不

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駟三公九卿駟馬右

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相則駟馬而巳其有功德加

秩中二千石如者碩者乃有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東方朔外

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

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如古陌上况今攝行大將權號

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十年厭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喜君士卒其整肅為我廻轡擒

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蹏蹏鹿輪躡狐兔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二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甫有厭亂之意

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轡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為多殺狐兔果何益哉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廷出

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

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鳴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時

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比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工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

卿公後即位畫入中品於今為庶為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也左

氏傳昭公三十二年三石之姓於今為庶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河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以書畫馳名

唐世也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但

恨無過王右軍無晉作末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嘗為老姓書竹扇因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人

競買丹青不知老將至霸李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之妙又善丹青苦心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

不知老之將至富異於我如浮雲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嘗引見見音承恩數上南薰殿數色角切屢也又如字凌煙

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將軍下筆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

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為之畫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

者之猛將腰間大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

毛髮動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若右當日酣戰氣

象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先帝天馬五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

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上所乘馬有五花驄照夜白駿逸无比畫工如山兒不同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莫

角切鬼人類 狀不相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劉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迴立閭闔生

長風迴一作夏閭闔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綃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案府詩彌幕圍香風耳節朱繇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不得其真也榻

上庭前屹相向屹魚乞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

惆悵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弟子韓幹早入

室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

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肉不畫骨忍使驊駟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

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

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及居終日坎壈纏其身纏音領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

憂毒急忌坎壙而不違王逸注坎壙不遇
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壙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作心上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侵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

一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與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使君

指草莽也曩時為梓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滿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賓客踴堂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

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柁白帝城柁一作棹柁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為蜀王都城

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

迎遷沅湘上衡山見室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憂峽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奪也拔劍或與蛟龍

爭拔一作杖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使我不得
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為青龍也

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

焉郡國志洞庭堯女居之湘君所遊意風塵瀕洞兮頌胡孔切

是曰君山謝靈運詩滅迹入靈峰忽失雙杖兮甫意若

豺虎咬人咬古肴切喻盜賊之害人也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詭草堂寺府西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

外居更適近常恣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以自遣馮揚子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誕性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二章道法自然嗜

酒愛風竹風一作脩卜居必林泉必亦此遭亂到蜀江謂避祿山之亂

也卧病遣所便遣一作遺遺痾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声寔靜也謝靈運池上詩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

琳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謂斬茅草以力耕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地

廣方連延作方一經營上元始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公以乾元元年

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敢謀土木麗

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豈求華麗乎自覺面勢堅曲工記審臺亭隨高下謂隨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

故豁當清川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雖有會心侶雖

惟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切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窟黃鵠摩蒼天鵠或作鶴甫既創草堂未復以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迂徙不常如蛟龍之无

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乱也古來達士志一作賢盜受外物牽

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一乘曹植子之誰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而况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

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論語母固母必幽貞愧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用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哉先物早裁悔吝

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真所謂幽貞双全也尚念四小松按集有四小松為念惻其

縈易一作已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甫以四小松為念惻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

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鄭英又之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 留後同游

山寺根石壁 根一作限 諸龕遍崔嵬 龕古含字 前佛不復辨百

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 卅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 摩羅

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達磨是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羊波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

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上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 足令信者哀 寺

經兵火焚燹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檀信所哀憫也 使君騎紫馬 使君指章彝也 捧擁從

西來 尋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領南來游也 樹羽靜千里 樹羽植旗也 臨江又徘徊

山僧衣藍縷 左氏傳篚簋藍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麗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緣敝而鉄之謂

禮告訢棟梁摧公為領賓徒 作領賓徒一作願賓徒 咄嗟檀施開 晉書

石崇豆粥咄嗟而辨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嗟逼人蓋拒物之聲乃嘆聲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音薩一切悉捨心无令與者名檀大乘經
 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鉢底此
 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
 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
 吾知多羅樹西陽雜俎云
貝多出摩伽
 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十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
 羅婆力又貝多二者多黎婆力又貝多三者都蘭婆力又貝多多羅
 多黎並書其葉都闊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又貝多之一也西域經
 漢番為兼婆力又漢番為樹多羅樹即婆力又貝多之一也西域經
 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訛稱嵩高寺中有
 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
 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樹經久不
 凋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
 婦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梭
 閻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遮蔽須眉山
 却倚蓮華臺謂佛步
生蓮華
 也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茲撫釋氏若
以此道撫恤士卒豈非周濟之才乎窮子失淨處窮子甫
自稱甫
 謂已之如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
 言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債遇到父所受雇
 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
 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
 高人憂禍胎高
人
 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
 行務作福田也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

入一作大自哂同嬰孩

迴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入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万木為之迴動而山僧李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來入蜀門

我一作甫歲月亦已久

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荆南歲月可謂久矣

豈惟長兒童長丁丈切自覺成老醜

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

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忤人意嘗醉昏巖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

昔如縱壑魚

如攔作若甫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

今如喪家狗

喪讀去声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

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論語游必有方

禮所游必有方

既無遊方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

六四八

父母住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无遠方之慮或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取別之與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不意青草湖

范汪荆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日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今

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

下羅賓友健兒戴紅旗此樂或難朽或一作戎日車隱崑

崑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廣雅曰御曰羲和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高萬仞鳥雀噪

戶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為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荆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无定居也衣冠嘗

避祿山之乱今又避吐蕃故云重見也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時吐蕃陷京師代宗臨幸

陝中原无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君堯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作

適荆亦虫王粲七哀詩西京乱無象豺虎方安排用莊叟莊子

師篇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

一篇東皇指楚也

南斗

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國之地遠適荆蛮荆蛮即吳楚也逐次迎遷往衡山遊東嶽求勝境可

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

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

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蚪作尉永嘉

蚪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室之初攻之裴蚪以天室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

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荅八分書而裴蚪作銘曰岨嶸怡草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

日月所經殿木成惺羣山作屏故予述世於此忘形詩人劉長卿過蚪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纒紛何

如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唐溪觀唐賢題名有何東裴蚪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

流落楚蜀時蚪為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蚪旋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

此徐呂切山高

天涯水氣中

謂永嘉

故人官

就此

故人謂裴蚪也

絕境與誰同

絕境指孤些之遠矣

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性為事王莽專政福棄妻子
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

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肆意遊遨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具把釣待秋風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尸子釣者謂以

鬪絲為綸荆條為竿綸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天子欵通貴欵許忽切疾貌天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淚相望懸謂貴

賤之懸隔如雲之与泥也晉白頭無藉在藉謝作藉甫自謂年老不通藉也千金

丁彬書雲泥異途鮑矣懸隔翼論老人之性必持其老无藉在朱紋有哀憐朱紋謂韋君為書記賜綵矣必哀憐我之頭白也書記

赴三捷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

公車顏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始後漢志公車司馬欲浮

江海去此別意茫然注一作蒼甫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无歛望道既不行遂

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夫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竺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吳頽去声公寓蜀偶懷欲南下歸吳門之吳故流滯而獨愁也九

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

明月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世大興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

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世大興未為吏部郎常飲酒發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甫言非止南下

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使信哀江南賦風颺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劍州也寥落二年坐劍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都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亦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遣道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孝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幸於京師者比

齊魯焉知李廣未封侯焉於度切安也以李劔州官未其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龍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諒而同日殺之至今恨彼此耳朔

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路經灩澦雙蓬鬚天入滄浪一

釣舟浪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魚父所歌滄浪之水也今將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處入滄浪之水乃我之

扁然也戎馬相逢更何日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春風迴首仲宣樓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時南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終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漢馬援傳字文淵善兵策拜伏波將軍功

曹無復漢蕭何功曹甫自謂也考之元鎮志公墓公自華州司功子京兆功曹漢高帝紀蕭何為主吏子孟康曰

主吏功曹也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鎮志甫墓自華州司功

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魚云功曹其人不赴職任非扁舟擊纜沙如真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並蕭去声

邊又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帶東川故繫

京兆功曹乃有南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往之與而不起矣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歌驪駒將歸也甫欲

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

勢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交言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驪駒絕詩

名也見太戴禮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

夫整駕珂乃導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鶉為鶉雀入大水為蛤

鶉入海為珂謂老鶉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

省詩云不寢听金鑰因風

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非無萬里

姿飛黃神馬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國策曰夫驥之服

日行万里

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灑地白汗交流外阪延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

紵衣以爲幕之驥於是悅而實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一作用昔騏驎困於

非竹實不食謂騏驎有方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

期之端竹花不安則必困忍於飢餓壁喜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

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

命之所在不苟於貧富寵榮豈非騏驎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係銜下日於利競錐刀錐取追切說文銳也謂

錐之利不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古者數本而抑末今市

不自心加置膏火上上自取煎熬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

篇予深耕而熟之其禾繁以滋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

賈百族禪販夫婦鬻良雜苦虫眩邊鄙何必舜舉十六相身尊

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家之本是以季十六

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

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

能率而舜率之天下如一心戴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軼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度壞井田之制頭會置斂民不堪命命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不為乱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甫傷玄宗之時政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乱者也當肅宗中只故甫意欲敦本抑末輕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推高祖聖功自肅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禮云國之將只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永安自高祖有開其先也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与光武尚洋洋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南宮雲臺始非韓彭趙臨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无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中城北玉臺碧唐志閬中有靈山蒼溪有雲臺

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豈此所謂玉臺邪又地志高宗謂露中建玉臺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已崩石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驚

華敵此言靈山玉臺也中原格鬪且未歸兩相敵曰格鬪應結茅齋看

青壁看一作若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山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江源出散關入閬也志曰閬江紆曲三面

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代集碧玉相因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閬山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

槩歌側過蕩吐浪切廣韻無織屬方言織謂之槩或謂之權所以急罹謂之槩水雞銜魚來去

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

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嶂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巴閬三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

池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

萬頃浸坤軸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餘里地下有

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呀火加切字林大空貌

枕帶巴江

腹

枕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

呼名牛巴江學字流之句也

菱荷入異縣

謂地產菱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石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菱兩角曰菱

爾雅荷梗稻共比屋

梗音庚謂水有漚既之利足養粳稻歲常

菑月令十月獲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杭稻屬也亦杭

之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意天

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孰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王晉作主

終朝走巫祝

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王晉作主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

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寂寞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

堂一依皇

魂魄猶止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項羽爭閔中封高祖

於漢中漢中與閩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

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况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微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

甫傷世亂而祀典不率固有淫邪之祭也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局促不得聘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今羈束亂世而不得聘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

死馬

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麟讀漢史

至此嘆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是時吐蕃陷松維保三
州麟與之苦戰而沒失朝廷之壯士甫是以傷之也 去年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麟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甫與麟送別把臂江上今傷

其死也江南謂遂州也後漢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

橫臆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淚下露胷臆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有射紅亭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遂州城中漢節在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且常持漢節是時

馬麟與吐蕃戰沒持節而死也 遂州城外巴人稀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為之戰死也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

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謂並船而隨流也極目摠無波謂風定也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聽

平聲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謂有妓也古詩娥紅粉粧纖之出素手歡娛恨白頭謂公自謂也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添一作禁時景遷移已尽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蜀都賦金沙銀礫住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

夜光明月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蝶

江檻俯鴛鴦古今注鴛鴦疋鳥也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官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青春

西京疲

百戰

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

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閔塞三千里

甫在閩中望乘輿所在有三千閔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

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

誰同

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毅復前王道

謂

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

蓬

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吳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

始都關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清卷去捲同

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故於萬事未見其安也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巴山蜀山也

如有別離

南言雖有兄弟而為喪

巴山春色靜

褚宏詩春色

入眼

北望轉逶迤

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

日月還相闕

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

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闕星辰屢合圍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盤史記天官書曰帝行德畢昴

為之圍二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

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董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夢弼謂日月相闕星

辰合圍言上天示變不成誅執法

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

異之災而賊盜因也

焉得變危機

焉於慶反安也

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

謂祿山陷京師天王

張揖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大角纏兵氣

謂祿山陷京師天王

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鈞陳出帝畿

鈞陳王

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

鈞陳之位注引漢書

三星曰攝提魏都賦茲回內鼎兵纏紫微

鈞陳之位注引漢書

主行宮也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

兩都賦周以鈞陳之位注引漢書

音義鈞陳者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凌甘泉賦注紫宮外

鈞陳之位注引漢書

營鈞陳也隋天文志煙塵昏御道者舊把天衣

一作固无牽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之出皆牽挽帝衣也

行在諸軍闕

言軍士稀少也

來朝大將稀

言藩鎮不朝也

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公傷賢者避地多如曰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

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刘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遯東二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釣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乱

謂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也

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洛

復道使歸秦

一作適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

一作

一作哭蕭關迷北上

謂代宗之幸陝欲回中道北出蕭關也蕭關縣屬原州

滄

海欲東巡

謂代宗之幸陝欲回中道北出蕭關也蕭關縣屬原州

敢料安危體猶

多老大臣

言朝廷老臣猶多國難尚安未慮危也

豈無嵇紹血

豈一作得言艱難之時侍衛帝

者豈无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

灑屬車塵

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遁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軍逃亡而作也

帝紀羽林孤兒主取從軍死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

難分太倉粟言用之也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北也淮南子負覽前

接戈而塞之日謂吐蕃陷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王公出御河謂公

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為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觀望

英雄豪者名時与珉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網終共被而寢中夜聞

鷄鳴起死生自此非惡声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刘琨与親舊書

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春色生烽燧前幽人

泣碎羅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推有烽燧此君臣重修德

猶足見時和注

城上王荆公作空城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風吹花片片春蕩水

茫茫

一作春送
兩茫茫

八駿隨天子

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父祭父受敕憲用乘八駿之乘天

子之駿

赤驎盜驎白義渠黃驊騮

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取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騰

雲霧挾翼穆王保智遠謀使轍迹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

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

於泰山其所巡幸周方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

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嶺

亂玄宗出幸蜀人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與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狩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

也陽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